

塔 铭

湖南南岳佛协会

明真法师法号真慈姓赵名哲湖北荆门县人 1902 年夏历 10 月 11 日生 1922 年于武昌莲溪寺圆安上人出家 1923 年于南岳南台寺越尘法师座下受戒 1926 年肄业南岳僧侣学校 1929 年随灵涛法师创办南岳佛学讲习所潜心唯识参研禅那教学相长培育僧才常于佛刊发表文章正论胜解启沃读者抗日战争时期师与巨赞法师结交莫逆投身救亡活动以民族团结为己任促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为湖南佛教抗日旗帜新中国建立师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政策率先带领学人众徒走社会主义道路严净毗尼弘护禅行爱国爱教高举法幢建国以来历任长沙开福寺北京法源寺北京广济寺住持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副主席中国佛学院教务长副院长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湖南省委员会第一二三四届委员常务委员等职提倡人间佛教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弘法利生德音闻名于海内外撰有身非是我论百法明门论臆测等论著深入浅出嘉惠后学 1989 年 5 月 17 日圆寂于北京世寿八十八戒腊六十五湖南省长沙市及南岳佛教协会其学生戒圆惟正等迎师灵骨返湘并受中国佛教协会之托为之建塔于南岳供奉知余与交契嘱志其生平而为之铭

明心见性	无你我他
真慈弘法	融空中假
爱国爱教	风范世家
斯禅斯塔	光耀华夏

(吴立民于 1990 年春末代撰)

台湾《狮子吼》杂志社社论

——缅怀现代僧宝典型

中国佛教界的一位世纪伟人——明真老法师，示寂已届周年，本刊发行人为了怀念硕德，特意邀约往日熏沐法雨的故旧，各就亲承教诲的往事，为文以赞颂这位不世出的僧伦尊宿，为的是让老法师的高山景行，永远留芳于后世；也让一代师表的楷模典型，长久活在四众的心中而永垂不朽。

四十年来的中国，格於意识形态的差异，为台湾海峡把缁素间的情谊隔绝，以致无从亲领老法师的警欬于左右。但我们依然犹能在已经发表的文章或传记中，得以领略到这一代贤德的嘉言懿行。我们得自几位教界先进形诸文墨的印象所了解，老法师的行谊，确实称得上是菩萨化身、尊者再世，这可以由其待人接物的事例中得到证实。以下就于此稍作述列：

老法师的思想敏锐、理念正确，行文笔触尤其新颖而缜密，其所表达于阐述理论的笔触，不但显示其佛学造诣高深，而於世学哲理亦复精娴。尤其能就一般生活经验来举例喻事，特别能引起社会大众的体认感。

老法师之处事待人，宁肯牺牲自己，以成全大体。其在担任法源寺住持期间，外地僧众要求挂单而为执事人员所拒绝，他竟能自己出钱供作路费，打发僧众自行回籍了事。这种不惜屈辱而牺牲自己的菩萨精神，委实令人赞佩不已。老法师对金钱看得非常淡薄，个人用度固然异常简约。身边的金钱，一向是放在枕下，任令有困

难或急需的人自行拣取。此外并亦经常寄钱去接济各道场的清众及处境困难的人。并且表示：“把钱分散了，也觉得身上轻松了许多。”其处理金钱的态度如此，能不令人敬佩！

老法师的亲合力非常深厚，凡亲近他的学生乃至一般社会青年，都把他当作老祖母一般地看待，同学之间的私人过节，甚至社会青年个人的私事心结，都要向他倾诉，而他总是以和悦可亲的态度，不厌其烦地为其开示、教诲，其表现于菩萨行的作为，概即若此，足为后世学子所景仰效法。

综合老法师一生的行谊，正是将佛法贯彻于人生的实际生活各方面，正如他自己所说：对于佛法的理解，必须能应用于个人日常生活之上，否则，佛法就不管用了。诚然，中国佛教界的这位世纪伟人，值得四众所景仰者实即如斯；而我们缅怀先哲，虔诚地出刊专辑，以为纪念的意义基于此。

（此文原载于台湾《狮子吼》杂志。）

明 真 小 传

明真(1902—1989),现代僧人、佛教学者,俗姓赵,法号真慈。湖北荆门人。少年时入私塾就读,天资聪颖,擅长写作。1923年投武昌莲溪寺从圆安法师披剃出家,次年 to 湖南南岳祝圣寺受具足戒。1926年肄业于南岳僧伽学校。1929年,在南岳佛学讲习所任教。其间,与灵涛法师一起研习唯识学和祥宗典籍。1939年,在南岳佛道教难协会任文书股股长,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南岳光复后,曾发表《南岳之光》一文,赞颂佛教徒的爱国行动。1945年,在南台寺开办“南岳佛学研究社”,培植佛学人才。其间,曾应邀至国立师范学院讲授佛学。1947年夏,起草《湘桂僧侣青年联合请愿团宣言》,反对当时的政府强行征召僧人服兵役。建国后,撰有《写在南岳土改快要胜利完成时》一文,号召佛教徒拥护政府,靠拢人民。1952年,就任长沙开福寺住持,提出“随众生住,恒不舍离”的口号,勉励佛教徒积极从事生产劳动,参加祖国建设。1953年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理事。1954年,当选为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应邀至北京。1956年9月,受聘为中国佛学院副教务长。1959年返湘参加《湖南省志宗教志》的编纂工作,不久又回到北京。1962年,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其间,先后当选为湖南省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常务委员。“十年动乱”期间,坚持修持不辍。1980年起,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同时受请为法源寺住持,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85年2月,被选为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暨长沙市佛教协会会长,近年来,

对王船山的《相宗络索》、宗密的《禅源诸论集都序》进行专题研究，不辞辛劳，惜未及完稿，于 1989 年 5 月 17 日在北京逝世，世寿八十八岁，戒腊六十五夏。平时常教导佛学院学僧，要将佛法运用于自己的工作实践和日常生活中去，树立“无我”思想，建设人间净土。他一生清贫淡泊，从不享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慈悲喜舍，和善可亲；治学教学，追求真理；爱国爱教，言身教人。著作甚多，发表于《海潮音》、《现代佛学》、《法音》等佛教杂志约 70 余万字，其代表作有《身非是我论》、《大乘百法明门论臆测》、《五蕴皆空的研究》等。

（摘自《中国近代高僧与佛学名人小传》，本书系高振农等人编著，著名高僧上海玉佛寺方丈真禅题写书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佛教专著。）

铁 鞭 古 祠

铁鞭古祠位于荆门蛟尾镇铁鞭村。相传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后，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荆州的绿林山一带，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绿林”起义。统治者为镇压农民起义，到处抓铁匠造制兵器。逃至荆门的三个江西籍铁匠被官府抓获，限期打制铁鞭等兵器 3000 件。铁匠们不从，携鞭投井自飞。东汉初年，人们为纪念三铁匠的高尚气节，于井上修建铁鞭古祠。该祠四合院式。祠内碑文记载，清嘉庆五年（公元 1800）重修。1988 年当地村民集资维修。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仙”纳子明真

李 克

安谧、宁静的佛殿前的古银杏树下，洒满银色月光。他一位老衲，凝神静坐，树影婆娑。一阵轻微的脚步由远而近，停在他的身边。他稍为抬起清癯的脸，宽阔饱满的天庭，深邃的目光，双眼炯炯有神。那愉悦安详的神态，使人油然而产生一种对其无可言状的信赖。来访的年轻僧人，向他倾吐着心中的疑团、烦恼、苦闷和愤懑。

他，1米7以上的个头，右膝关节因病萎缩不能屈伸，穿着粗布僧衣，却掩饰不住那飘逸、洒脱、睿智和慈悲喜舍的风骨。

他叫明真，1923年从武昌莲溪寺圆安法师受具足戒，同年，进入衡山僧立僧伽学校求法。这所僧校落在南台寺右侧山谷棕树凹一个荒凉塔院里。他听课、读经之暇，经常坐在庭前树荫下，谛听松涛呼啸，鸟语啾啾。

南岳这座古老名山，是两千多年来禅风远播的佛教胜地。现代，人们往往把僧尼看作一种职业，以为他们因贫穷或受到挫折，才出家到寺庙谋求出路；岂知作为佛、法、僧三宝之一的僧伽，要求是很严格的，例如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不全的残疾人就不得成为僧尼。他，一个腐腿青年从家乡湖北荆门，不远千里投奔南岳，却以其朴实虔诚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念，赢得南岳南台寺一个老禅和子——越尘上人的同情，给其剃度出家，赐名明真；现在，明真又以自己端正的品行和聪慧颖悟，赢得僧伽学校一个严肃而执着的老师长灵涛上人的赏识，收留了他，还因他拜佛时膝盖不能弯曲，

特免他不必随众上殿。这确实成了明真一生的转折点。他学习倍加勤奋,随时随地把学到的佛理对照生活实际,冥冥若索,所以人们看他像个入定的衲子。

一个晴朗的秋日,明真突然失踪了!涛师父(灵涛上人不许别人称他为法师)深知明真的志趣,立即往山上一些岩洞里寻觅。果然,在南岳天门左下方一个叫“皇帝岩”的石洞口,看到明真面对逶迤东去的溜溜湘水,仰望长空,怡然自得。涛师父对明真愈加怜爱,禁不住笑着喊:“大仙!羽化登仙了么?”随着迸发一长串爽朗的笑声。从此,“大仙”成了灵涛上人对他的昵称。

他,塑造了中国佛教的衲子形象

人的心灵、气质、文化素质,总是不自觉地溢于言表,美的、丑的,相互交融、感染。

明真,从僧伽学校结业,迁居山麓的祝圣寺。这所寺院是南岳首刹,历史悠久,唐代称为弥陀台,是中国佛教史上尊奉为莲宗二祖——承远的道场。寺内律仪整肃,僧众经常过百。佛门规矩,凡僧侣老病圆寂,同住僧众都要去结缘,助念阿弥陀佛的圣号。明真是个静虑、读经的衲子,不谙佛门梵呗念诵,他念佛的声音,不同于其他僧众两字一顿的韵律,而是一字一字地平吐,恳恳切切,如同汨汨泉水从心田流出,冷冽凄清,使人寒颤,觉得气氛更加肃穆,沉入弥陀接引的企盼境界中。

明真,是虔诚的宗教徒,但他不信神、不信鬼。他敬重淡泊名利、清苦修持的衲子,尤其对那些住茅蓬、岩洞,过着刀耕火种、自食其力的僧侣最友善。他有封信说:“假借神权,愚民敛财,岂惟佛门深恶,实亦道家所痛绝。但不知始自何年何月,南岳一部分佛道教徒,竟崇奉与自家史乘无关宏旨的‘圣帝老爷’作为自己底摇钱树”。看,这就是他的衲子心声!

明真，对佛教的信仰恺切真诚，对国家、对民众，对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也不例外。他说：“你难道不认为那些为国为民日夜操劳的国家领导人是菩萨化身么？”唯其如此，他始终置身于现实社会，置身于众生（人民）之中。有件小事：那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十年动乱期间。明真作为宗教界的高层人士，自然难逃厄运，受到冲击。处在这样的逆境，他没有顾虑。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学习政治时事，他担任组长。他看到他们这一伙不能和广济寺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学习，大不以为然——不是提倡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么？不是提倡向群众学习么？怎么把他们从群众中分开呢？他几次向有关部门和领导提意见、写信，大有“不服改造”的气势。同伴和好心的同志劝阻他不要提这样的意见，他坦然地回答：“没有什么要紧嘛！还是到群众中去好嘛！”这种“不识时势”的天真劲儿，也许恰恰反映出他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片赤诚。

他追求真。真是事物的本源。唯其真，才显露出人的性灵。他写字没有历代名家碑、贴的格局，称意挥毫，苍劲潇洒，拙朴童真，生趣盎然，别具一格。字如其人，是十足归真反朴的本色衲子。

看他的生活，观他的书法，读他的文章，他那赤子丹心真是呼之欲出。我们不妨说，明真——塑造了中国佛教的衲子形象！

岂予·蠖子·望云及其他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内忧外患，佛门绝非超尘脱俗的净土，同样纷纷扰扰，陷于动荡彷徨之中。

“五四”运动的大潮激荡着中国人民的心，同样激荡着佛教界的仁人志士。他们力图改革，使佛法与时代同步，随时代的发展而弘禅光大。

明真求法的母校——衡山僧立伽学校校长素禅，因提倡佛教徒自食其力，提倡办平民教育和僧教育，意于1927年大革命后期，

被反动势力冠以“勾通赤匪，破坏佛教”的莫须有罪名惨遭杀害。

1929年僧伽学校几经曲折求助，终于改为南岳佛学讲习所，迁往祝圣寺开讲。灵涛上人的同乡好友善因法师自编教材讲授佛学，明真被聘为语文教师。

明真继续跟随他的教师——涛师父钻研法相唯识学和阅读其他论著，而且关心佛教界动态。他怀着饱满的热情，给佛学刊物撰写文章。年湮代远，现在仅从《观宗弘法社刊》（1929年第3期至第12期）就发现他的著作12篇，标题如下：

《论僧尼皆宜求学》

《论各处欲废除僧尼之原因》

《镇江佛教会成立祝词并序》

《论僧人宜多办佛教杂志以普化及佛化》

《生死涅槃自缚自脱说》

《论研究佛教必须会归自心方得实益》

《净除妄念方是真修说》

《至心忏悔文》

《一切众生皆可成佛》

《世人不信佛法之理由》

《圣凡在我，毁誉无所增损》

《论僧人宜学医学以自谋生活》

从以上标题，可以窥见当时的局势和他的处境、他的心态于一斑。

《观宗弘法社刊》，是近代佛教界硕德谛闲老人创办的，文章多半是文言体，没有标点，只在每句后用一小圆圈断句。他可能出于对谛老的景仰，连续以明真署名发表文章，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异数。但此后，他陆续在《海潮音》、《人海灯》、《正信》等许多佛学刊物发表了大量论文、小说、散文、诗歌，便再难看到他署真名，而且笔名也时时变换，有的仅用一次，只有“岂予”的笔名用得最多，也最

早,可说贯串一生。这表明对“我”进行探索不懈,越到晚年越是炽烈地追求。

30年代他发表的小说,有的署名“蠖子”。笔者揣测:也许他在嘲弄自己无非是一屈一伸跋足爬行的虫子。后来有“望云”的署名,显然是他日常生活的实录;因为他喜欢在幽静、开阔的地方默对变幻无常的天空以为禅悦。他望云,也动员别人抽闲看云,陶冶情操。1978年6月8日有个长沙青年给他写信:“您告诉我,要我夜晚看看天。确实,夜静人稀……我是什么?”——呀!望云者,也是在探寻“我”的踪迹也。

明真其人,质朴无华,给人的印象,只是个普通僧衲。他没有、也不屑于矫揉做作,故寻玄虚。他用的笔名大都信手拈来,并不讲究。1988年他为《法音》第7期撰著《人、我、身的区别和联系》一文时,重病在身,不能握笔,只好口述,由侍从记录。可能署名字迹潦草,也可能排字时误植,“二执”成了“二厂”。别人问他何谓“二厂”,他呵呵一笑,一副无所谓的神态。

至此,我们对明真的衲子形象,大概有了进一步的印象了吧!这里顺便纠正一种误会:有篇纪念文章说他“笔名经常变换,如“岂予”、“梦蝶”等。但这都是不符合事实的。以“梦蝶”为笔名是另一个僧人名自智。明老虽然研究、汲取老、庄的哲学思想,也曾给学僧讲授“庄周梦蝶”一类典故,但他不曾用“梦蝶”的笔名附庸风雅,更没有“百岁光阴一梦蝶”的梦幻心态。他老老实实做人,恳恳切切念佛,这才是他的真实风格和形象!

他,在佛教文坛上异军突起

明真,尽管不露形迹,但到了30年代,他在中国佛教知识阶层已颇有影响。这是因为,佛教日趋衰微,社会上对僧尼的抨击指斥时有所闻。他挥毫上阵,甚至采取白话小说、散文等多种体裁,寓佛

理于世俗,对这些抨击和指责,作了异议。这在当时佛教界刊物还处在半文半白,甚至不习惯于使用标点的状况下,颇令读者瞩目或刮目相向。

1920年至1930年的《海潮音》文库,有篇题为《破衲》的小说,描绘荒凉古寺一个低头闲补破衲的青年僧和一个游山的翩翩青年知识分子的故事。小说把社会现象和佛教缘起论的观点,形象地呈现于读者面前,看似枯涩无味的佛法,却融化在人们活泼的日常生活之中,使读者不能不惊叹他深研佛理,观察生活细微、精辟。

1936年他发表在《人海灯》杂志上的《在自修室里》和《试车》,是两个各1200字的短篇,大概可算得上小小说吧?前者写军官“索索的履声”,“抓着一一条漆光色的竹节鞭梢。梢尖,是银色装饰的;手抓的上端,垂露了一串细微的银链”来到佛教学校里的自修室,临离去“还依稀从这位英雄的指节之间,看到向我们闪烁地放出一道辉煌之金光”。他那犀利的笔锋,把困难当头,高喊“抗日”的一些所谓“民族英雄”的形象,作了惜指如金、画龙点睛的描述,后者写的是车厢社会里的众生相。看那“斜皮带、烫头发、青年制服的学生、肥胖的商人、红嘴唇、胡子绅士、小白脸……放眼从许多不同的容颜、服饰、动作、姿态里面,迅速提出了一点共同的成分——溢浮在每个眉宇之间底矜贵神色……这,‘活人’之所以异于‘死人’者,恐怕也只存在这几希之间吧!当我从这一行中间‘挤’的时候,或许我缺乏这份神色,他(她)们都好象没有看见我。即或因‘挤’而偶尔误解他(她)们的衣角,一瞥眼光,投到我底身上,又马上很矜贵——不屑意的收回去了。然而,我终于‘挤’到一位穿着夏季长布衫的中年人身旁坐了。大约是因为我俩共系更形密切吧,他对我神色更形异样。他变成这一‘车厢社会’里的一个罪人了,我有些惨然,我又仿佛彻悟我们‘僧宝’在中国整个社会里面底地位!”读着这样的文字,使人如临其境,发深长思!

明真,虔诚学佛,因此绝不裹着自己的心灵去发宏论,去作教

海,而是将自己学佛的体验,原原本本再现于大众眼里。他的每篇文字、每句话,都是在深切的大慈大悲驱使下,无为而为的自然流露,是情感的倾泻。读他的文,你会随着他犀利、流畅的笔锋漫游,先掠见佛陀缘起无我的哲理;再是生所从来,死何所去的思索;然后骤然升华,化为磅礴豪情——忘我吧,为人类,为未来,为理想,奉献自己常青的生命!

“五四”运动后,太虚大师通过办学和办刊物,为中国培育和造就了大批僧英,如法舫、法尊、大醒、芝峰、印顺等,都是其中佼佼者。他们或著书立说,讲经论道;或慷慨激扬,改革僧伽制度;各抒所学,掀起了复兴佛教的波澜。而明真的笔,偏重大众化的文艺形式——宣染补破衲的衲子,宣染忧国忧民的衲子,宣染讥切时政、针砭伪善的衲子,异军突起,传诵一时,受到佛教知识层的推崇。上述僧界名流,多与他有书信往来,邀他参与他们主持的佛教杂志或佛学院的工作。

《人海灯》主编通一,从未与明真晤面,1937年刊发了明真给他的一封信,并冠以《昏途大矩》的醒目标题,还写了热情的按语,现抄录于此,作为本节文字的结语:“这是明真法师和我私人的一封通信,我也将它发表了。这原因很简单,中国许多僧青年思想、环境,和我相同的很多,努力向前干,自然多少可以做出一点事来,但意志薄弱了一点,一个转身,也不难通身泥水。我不敢自居自己是人天师范或是什么法师,常要求我的师友督策我。明真法师早年主持南岳佛学讲习所,文章道德,足为我们的模范,在佛刊所发表的文章,每篇署名不同,这并不是不负责,这倒是不求名闻的一个标榜。我向他请益时,承赐本文,因刊出以供同病者。”

浩气长存衲子中

有人说,佛教徒万缘放下,百事不管——消极、厌世、悲观、不

爱国。不！绝不如此！请看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明真给苇舫的一封信——

苇舫法师：

辱劳慧问，欣感曷既。惟南岳沦陷后情况，弟当邮递初复，即愤书长约二万言之通讯，航寄缙云老宗同学（笔者注：这位同学有篇回忆文章说：“1945 年日本投降以后，我当时在重庆大雄中学供职，他老从湖南写了一封将近两万字的长信给我，其中除表达胜利喜悦之外，主要是诉说湖南人民和佛教徒在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下所遭受的苦难。可惜未能保存，现在后悔莫及”。

嗣闻两月始达，近日不知遗落何所矣。兹请撮要奉述，用慰雅怀。寡识者但知日本为信仰佛教国家，而不知尚有思想顽固之神道教为其骨干，更不知敌我生死搏斗之际，其国家民族观念，固足压倒宗教情谊；故当敌骑所至，劫掠寺庙，戮辱僧尼之现实，可概见矣。在南岳沦陷后僧尼之生活，实较任何人更为惨苦。差丰霹雳一声，胜利突露万丈之光芒，事实具在，黑白显然，南岳僧尼对国家民族，虽自惭无伟大之贡献；然亦尚能洁身自好，未敢玷污我国族。此弟所引以自豪，且愿以告慰十方知识者也。

上封寺住持智圆和尚遁迹幽谷，结茅深篁，茹草嚼雪，誓与敌不共戴天，环岳绅庶同声赞美！省县报纸且竞揄扬之矣。

他如南台寺自觉师，因敌在其内搜出某君皮箱中寄存之军服，迫供我军潜藏处所，且胁使作向导，觉师虽为敌仰缚长凳，捉首倒垂凳端，强以污水灌入鼻孔，腹肿胀如牛，随以足蹂股压，极尽残酷，终不屈，饮敌三弹而寂。寺众遍招侮，骂慧、灵鉴、永度，且亦几死，破壁截梁，尽藏尽空。

市区北支街头有广济茅蓬，时初沦陷，看守者为清传师，因援救一妇女（名七姑）者，敌愤以刺刀乱戳其身，肠溢致死。双峰寺一沙弥，重着戎服，与敌相遇高台寺前，刳然殒以手榴弹，死伤敌数人。今犹存寺侧，与罗念庵松同其千秋。普忠、克祥俱任衡阳西乡游击中队长，祥与敌战伤臂，现成残废；普忠偕有名心光者为敌搏得，洁焚死。敌在上封寺、白云，枪杀僧众；在九观桥、邓家庵，残害女尼。南岳僧众为敌榜充长夫者近四十人。

南台寺绍慈、定如一溺一杀已获证实；三生塔证果及祝圣寺两园头，今犹不详其消息，当亦死无疑矣。南台灵根法师曾从四明谛闲老人受法华止观，精苦修持，然泥而不滓。当敌哗然毁欧寺众也，法师犹危坐禅榻，未少动；敌破寮

入，怒索金票，遂怡然揭破席颐示法币千二百元使取之。敌顾一榻一几，四壁索然，亦败兴而出。后与人言国事，辄垂涕不止。未二月，郁郁卒。临歿，语余曰：“死荼己，当碎磨我骨为矣，愿为携天柱峰头扬散之”。

重有愿修法师者，结茅藏经殿侧，草衣木食，垂十余年，平居直视名利若唾，本非劫难中人，惟因师叔能刚上人年逾八旬，病遗大善寺，时南岳虽陷，因公路尚未恢复，敌多迂行小径，不过时入市区抢掠而已。法师因见风声日急，遂欲冒险负迎师叔上山。叔不许，亦强留侍。遇敌虐役，辄以身先众。期月，红痢卒。闻彼寺众言：“未寂前二时，犹殷殷请省顾者助念弥陀圣号”。局稍定，数禅侣掘土出龕火化，貌犹生。此实南岳佛教重大之损失，我侪殊无术以求偿于岛国者。

又去年中秋，青年僧人洗尘、天瑞、莲成等秘密向丛林募款劳军；夏历年节，森林、妙德等继之。又南岳初陷，斫木揭竿者纷然而起，且入山避难者踵趾相接。上封、福严、南台，食桌常满，炊烟不绝。皆亏累不貲，谋变产以维日食矣。公路修复，南岳变成“鬼”市，恋恋未忍绝裾而去者，祝圣、大善寥寥数十僧众耳。……

读了这封信，谁不为南岳僧尼的民族气节动容！有不少英烈志士，曾经在明真的讲台下受过薰陶。回想 1939 年国共合作抗日高潮时期，明真和他的学僧组织南岳佛教青年服务团和流动工作团奔赴外地宣传抗日。有个名暮笏的学僧曾与佛教界颇有名望的青年法师竺摩（后在澳门主编《觉音》杂志）化庄相约，三人结伴由浙江慈溪金仙寺出发赴延安，中途受阻没有到达；而《救亡日报》、《新华日报》，还有邹韬奋主编的《全民抗战》，暮笏一直阅读、宣传并为其撰稿。周恩来同志高度嘉勉他，给他留下“上马杀敌，下马学佛”的题词。1940 年，他在桂林主编《狮子吼》，所撰写的《创刊词》和《培植青年的心》等文章言辞激烈，几乎因此被捕入狱，只好逃遁回南岳。

浩然正气的南岳山，确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值得赞颂，值得歌唱！你看，明真不是把含辛茹苦，八年抗战凝聚起来的愤怒与欢乐，有如奔腾不息的山洪，一气给远在四川的学生光宗（南岳毕业

出去的)写了两万字的长信么?谁的私人通信会有两万字?这不正是明真惊天地、泣鬼神的浩然正气精神的写实!是的,中国佛教的衲子是爱国的,是具有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同仇敌忾的气节的,是具有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的精神和品格的!因为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的是炎黄子孙的血!

“随众生住,恒不舍离”

新中国成立了,作为人民一分子的佛教徒,明真看到神州大地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明真兴奋不已,认为这是佛弟子实现“严净国土”的大好时机。他把悲心融入新中国的建设,与人民的心息息相通。他用佛陀“真俗圆融”的道理,帮助佛教徒认识时代,适应时代,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建设祖国,“利乐有情”。他的思想和言行,佛教徒看了受教育,受鼓舞;社会人士看了同样受启发,净化物欲与私心。美好的事实,不容添枝加叶的描绘,还是选读他作品的片断吧——

我们不要将“佛法”与“新社会”打成两橛。佛法是什么?一语道破,曰:“无我大悲,饶益有情。”舍此别谈佛法,我敢大胆地说,佛法即将变为“魔说”、“魔行”、“魔道”。新社会是什么?我亦无妨一语道破,曰:“彻底发挥忘我的精神,老老实实,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此别谋新社会的实现,新社会即将变成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

《出家僧尼的持戒和生产问题——答定香师问》

“随众生住,恒不舍离”,这是成佛的无上秘诀。假定违背了这一原则,无论你理解如何精深透辟,无论你功夫如何微妙奇特,这都只能说是“魔说”,而不能说是“佛事”。

——《我们应该怎样过好自己底宗教生活——在长沙佛教徒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必欲在世间的人民立场以外,再妄执一个佛教徒的立场;使“佛法”与“世法”打成两橛,还能在世间的人民立场上彻底发挥大乘的现实性与积极性吗?这对佛教是一种污蔑。两千年来的佛教就是容受这种污蔑而丧失了它

对人民积极性的作用。

——《两个问题》

明真，随缘而住，随缘而安，不逐名，不争利，但却是非分明，原则性很强。他在50年代提出的“佛教徒只有一个人民的立场”，“凡是有害于国家的，也必有害于佛教”等一系列箴言，已经成为僧尼爱国爱教的准则。他的行谊，给同住大众，给认识他的社会人士，有如春风细雨，润物无声！

明真，颇有自知之明。一个伤残袖子，而且佛门中的唱呀、念呀，连“香云赞”都跟不上板眼，决不自诩为人天师表，收徒弟、作住持。1987年笔者去看他时，有个长沙来的50多岁的妇女在给他喂饭。我悄悄问她是谁？他解嘲似地告诉我：“在开福寺，她们硬要喊我做师父——哈，现在落得有人侍候了！”后来笔者从湖南方面获悉，用各种理由和方式“喊”他师父的男女竟有7人之多！不过，他在法源寺确也收过一名出家人，那是要求明真为其剃度的老职工。他不得已，给起名说：“就叫‘明空’，做我的师弟吧”。——代师收徒，不知佛门中可有这样的先例？至于住持嘛，1980年5月3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瓣心香迎鉴真》一文时，不仅自觉自愿地署名明真，还冠以住持的头衔，而且是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北京著名首刹——广济寺住持！到此，他“随众生住，恒不舍离”，“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的德行，已无须乎笔者饶舌了。

千经万论在于行

佛教自汉初传入神州大地，几经只废，终于融入我中华文化。古往今来，先贤硕德为此呕心沥血，举不胜举。然而，能从浩瀚、卷繁、庞杂的经律论三藏中起脱出来，不为“名相”所缚，六祖慧能可谓脱颖而出的强者！

明真，一生从事僧伽教育，运作于佛学院讲台上，但不肯埋首

故纸堆,解经疏义,倒是更多地沉浸在“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的状态中。他偶然提笔为文,那是他对佛法的深入体认。所写的是他所信的,也是他所行的,所以才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地借助当代通行的概念,通俗明白地启示于人。《佛法测自序》(未发表)有这样的话:“在写作前及写作过程中,总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在文字上力求通俗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务必使初机通过自学,能在日常生活中取认佛法,享用佛法,心情更舒畅,生活更愉快,工作和生产更能干劲倍增,对人民的贡献更大。不然,又何必学习佛法。使佛法不即是智慧,不即是安乐,在人类行将跨入 21 世纪的新时代,又何贵于有这样的佛法!? 又何贵于有这样的佛弟子?”这样鲜明的知行观,对他的“千经万论在于行”的佛学思想,似乎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了。

明真弘扬、论述佛学的文字究竟有多少,现在已难全部搜集。1949 年以前的佛学专题论文,有一篇 1948 年在南岳国立师范学院《五重唯识观》的演讲,约七千二百字,讲了唯识的说、观、五重唯识观等三部分。他说:“有人误会佛法绞杀情欲,其实这是极严重的错误。佛法着重运用理智洗炼情欲、控制情欲,彻底了解情欲是什么事体。情欲是任何人都压杀不了的,佛也压杀不了。我现在很可以大胆地妄谈一句:我人之知,即佛大智;情,即佛大悲;意,即佛大雄大力。佛,即是凭着这些珍宝形成的,我们没有这些珍宝,也休想成佛。”这篇论著可以代表他研习唯识学方面的佛学思想。到了晚年,也就是进入 80 年代,他已将届 80 高龄,病磨衽席,开始以五蕴皆空为主题,写下深入探索“我”的系列论文 9 篇,陆续在《法音》杂志上发表。他反复透露的基本思想观点是:

——身不是“我”,身与我虽有联系而实有区别的,“我”这一概念属于精神范畴。

——精神是以我为中心,概括了思想、感情、意志、欲望的混合体,没有形相,没有音色香味触,不能眼见,不能自闻,不能手扪,但